



周天勇：深化改革可以避免 二元体制自然经济低速增长



笔者就自己 2019 到 2021 三年二元体制与经济增长和稳定关系的研究，集中整理写了数篇论文。今天摘编《二元体制转轨数理逻辑与未来经济增长仿真展望》的有关内容，并增补一些文字，作为《二元体制经济学》专栏之八。



2035 前的 15 年中，从人口和劳动力老龄化和增长放缓，以及相关消费需求收缩的趋势看，加之国际经济形势复杂多变，中国很可能进入低速度增长区间。但从 1978 年以来三次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增长速度的经验看，我们完全有可能稳定住增长速度，关键是安排和切实推进大力度的经济体制改革。

1. 二元体制自然经济低速增长

计划体制和二元体制不可由竞争主体纠正部分，往往是高消耗、低

效率和中低速度增长的根源。1957 年到 1977 年期间，中国资源配置是计划经济体制。前面已述，期间中国 1957—1977 年和改革开放 1978—2020 年，投资（也可以用资本存量变化）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41%（去掉前增幅过大的前两年）和 16.46%，就业劳动力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2.62%和 1.18%，GDP 年平均增长率却分别为 4.98%和 9.26%。1978 年以前与改革开放后相比，在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年均增长幅度分别是改革开放后 249%和 222%的情况下，GDP 年平均增长速度却低了 4.28 个百分点。

我们现在还处于二元体制向一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轨的阶段。前面笔者也分析到，体制扭曲和体制性剩余常态化存在于二元体制经济之中。因 20 年前人口增长决定 20 年后就业增长，2035 年前估算的就业劳动力年均增长为-1.11%，如果没有重大改革和发展战略措施，按高中低三种速度估计，年均投资增长速度可能在 1.5%、2.5%和 3.5%。在这样低水平的要素投资走势下，2035 年前平均 2%到 3%的经济低速度增长可能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从 1978 年以来经济周期的增长变动看，1978—2020 的年均高增长速度很明显来自于 1978、1992 和 2001 年三次大力度的改革开放。如果要避开二元体制自然经济增长低速度陷阱，最为关键的是部署第四次大力度的经济体制改革，并辅之于重大发展战略性举措与之配合。

为了说明上述推演，在学理方面要搞清楚二元体制中自然经济增长低速度这一范畴。一般来说，自然经济增长率指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所生产产品和劳务总量的最大增长率，或者说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各种资源

得到最优和充分配置情况下，所能达到的最大经济增长率。

潜在经济增长率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指正常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即在各种资源正常充分利用情况下所能实现的经济增长率；另一种是指最大潜在经济增长率，即在各种资源最大限度地充分利用时所能实现的增长率。而经济增长潜能，则是实际经济增长速度没有达到最大可能经济增长速度水平，通过一定的措施将其推动到最大可能水平上的动能。在现代经济学中，自然经济增长率和经济增长潜能表述的是一元市场经济场景的数量关系和现象。然而，这两个概念在一元市场经济体制与二元计划与市场并存体制不同的场景中，其内涵和外延有很大的区别。

在一元市场经济体制下，自然经济增长率，是指假定经济不发生紧缩和通胀，国家不予以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控来抹平萧条和泡沫的状态中，投入资源和市场需求能够保障的经济最大可能的增长速度。而二元体制并存国家，其自然经济增长率，是指经济体制转轨放慢，纠正体制扭曲滞缓或纠正不到位，体制改革没有被落实场景中，低效率资源投入和市场需求不足所能够推动的经济增长最大可能的速度。

而就经济增长潜能看，一元市场体制经济中，如果处在萧条周期，国民经济流动性不足，通货收缩和失业率升高，会使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和降低。其经济增长潜能，实际是最大自然经济增长率与萧条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差值。获得经济增长潜能的方式，是实施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给国民经济运行注入货币消除流动性不足。扩张性经济政策刺激潜能释放，使

国民经济步入繁荣，加快国民经济增长达到自然经济增长速度。

然而，二元并存体制经济，要素生产、居民需求和货币流动性等各方面的潜能禁锢在体制扭曲之中，表现为体制性剩余。由于体制扭曲造成投入产出的低效率，高投入和消耗及中低速增长，或者其到工业化的中后期时增长乏力。因而，二元体制国民经济中的自然经济增长，天然地处于中低速的区间中。如中国从 1959—1977 年间，虽然投资和劳动力增长比改革开放后要快得多，且投入很大，但前面已述 GDP 年平均增长速度只有 4.98%。而要想使经济增长速度加快，达到资源和市场能够保障的最大速度，关键是通过体制改革释放被体制扭曲禁锢的要素生产力和居民的市场需求力潜能。总量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无法解决体制扭曲性的要素低利用率、居民低消费和资产不能交易所致的流动性不畅和不足问题。

当然，在二元体制转轨的中后期阶段，较容易实施的改革任务大多已经完成，并轨的改革难度越来越大且越来越复杂；前期的改革大家都能够获得利益，中后期的改革可能要触及一些群体的利益，阻力越来越大；经济增长潜在在什么部位？到底进行什么样的改革，才能会释放增长的潜能，保证经济还会以中高速度增长？在基础的经济学研究方面还没有讨论和刻画清楚。如此种种，都是经济体制改革放慢和改革没有精准到位，致使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一些影响因素。

2. 未来自然经济增长可能陷入低速度的判断

这部分需要先将假设改革不推进情况下(当然,深化改革会坚决推进,

这是毫无疑问的。笔者这里只是分析的需要予以假设。) 中国未来二元体制自然经济增长速度趋势分析清楚。那么, 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仿真估算未来中国的自然经济增长速度呢?

首先, 假设体制改革放缓。本文先假定在 2035 年前的这一时期, 应该到了改革进入二元计划干预和市场调节体制向一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轨的阶段。由于前述的改革部位和重点不明确, 改革越来越复杂且越来越难, 阻力也越来越大, 二元体制陷于拉锯和胶着格局, 禁锢在扭曲体制中的潜能得不到释放, 增加投入要素方面的发展战略也不明确或者实施缓慢。

具体来说, 一是要素市场化改革的过程和结果: 户籍体制及其连带的一系列体制性扭曲不能彻底改变, 体制性劳动力要素剩余得不到释放; 国有经济战略布局得不到调整, 有利于提高效率的国有企业改革不到位, 银行逆效率歧视性贷款体制得不到改变, 国有企业和银行存在着大规模的体制扭曲性闲置和低利用债务; 土地要素配置方面过度的计划指标、用地规划和用途管理得不到改革, 且与市场化配置土地要素不协调, 城乡大规模的闲置低利用土地问题得不到改变。

预览已结束, 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43695

